



北欧文学的家庭主题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 吴爽

继诺基亚手机式微以来，世人手边最切近朝夕的北欧元素，大概就是以宜家为首的家居设计了。北欧设计潜润全球、登堂入室，“打造出一方你喜欢称其为家的空间”（宜家宣传语）；而文学是“作家感觉的流溢，是作家使其笔下的人物对自身、对周围的时空、诸物、他人的关系进行体验”^①——家庭成为北欧作家集中书写的主题。

冰岛文学奖（Icelandic Literary Prize）2016年获奖的邬瑟·阿娃·奥拉斯多蒂尔（Auður Ava Ólafsdóttir）的小说《疤》（Ör）与希尔铎·可努茨多蒂尔（Hildur Knútsdóttir）的儿童青少年文学作品《冬霜》（Vetrarhörkur）都选择了从一个家庭故事着笔。

仅以2016年秋季推介书目为例，挪威文学交流委员会（Norla）35页的小册子中，家（family）这个词出现的频率14次；而在丹麦艺术基金会30页的书目上，频率更高达19次——无论作家是男女老少，创作小说、诗歌还是非虚构作品，都在聚焦“家”。2016年摘得玻璃钥匙奖（Glass Key Award）北欧最佳惊悚小说的是丹麦作家安妮·瑞尔（Ane Riel）的《树脂》（Harpiks）。评委却说这部并非典型的犯罪小说，因为写的是家庭中的成长。且看开篇第一句：“白色的房间里黑洞洞，我爸爸杀了我奶奶。”

挪威各大文学奖也对“家”的主题青睐有加。获得挪威青年评论奖（Norwegian Youth's Critic's Award）的小说《一百次的拒绝》（*Nei og etter nei*）是妮娜·雷克（Nina Lykke）对核心家庭尖锐、深刻的探触：

^① 让-皮埃尔·理查：《文学与感觉》序言，顾嘉琛译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92年。

已经结婚 25 年的英格丽和岩，和两个儿子一起生活在奥斯陆，屋宇广阔，环境悠哉。当英格丽对家庭生活和她的教师工作都不再心猿意马，岩却意外地在政府部门晋升为主任。年轻的汉娜点燃了三角恋……

诗集《镰刀》（*Sigd*）获颁新挪威语文学奖（Nynorsk Literature Prize），露丝·利乐格拉夫（Ruth Lillegraven）以强烈而温柔的诗意描绘了 19 世纪挪威西部一座农场里的家庭生活。青年安德雷与阿贝隆娜相恋、结婚并继承了农场，直到他一病不起。失去儿子，父亲，失去语言，失去生命……但这并非纯疼痛的叙事，而是燃烧着爱情的家史——安德雷与阿贝隆娜最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，他们重又得以相谈。

斩获 2016 年挪威书商奖（Norwegian Booksellers' Award）和文学评论奖（Norwegian Critics Prize for Literature）《心愿与遗嘱》（*Ary og miljø*），焦点也是一个家庭的历史。

维格蒂斯·约特（Vigdis Hjorth）写出了她最好的一部作品。

性暴力破坏了家庭里所有关系。

——《地址报》

琳·乌尔曼（Linn Ullmann）是定居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女作家，其第 5 部作品《焦虑的他们》（*De urolige*）于 2015 年以挪威语出版，2016 年秋瑞典语译本面世，获 2016 年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提名（2017 年获得瑞典学院道布鲁格小说奖）。作家的父亲是世界著名电影导演英格玛·伯格曼。这部自传体小说梳理了与“我”及“父亲”相关的生活记忆，也包含他人的面影，如身为著名影星的母亲，同父异母的哥哥、姐姐，父亲的前妻们，而占篇幅最多、最直刺入心的内容还是“父亲和我”。这场书写既为病中的父亲作传，也实现为自己疗伤；同时，虚虚实实的写法，也符合北欧自传体小说的一贯跨界：到底是带有文学手法的回忆录还是通常意义上的虚构小说？

正如测量中的基准线对地图绘制以及地图上所有点都非常重要一样，出生地、生长地这些关联点对任何人，尤其是对一位作家，构成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要的因素^①。文学史上，芬兰语写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七兄弟》（*Seitsemän veljestä*，1870）讲的就是七兄弟历经十多年艰苦终于重返家园的故事。“家宅”作为一个内部空间为人的内心价值提供了保护，“家宅”通过想象力把各种形象吸附到它的周围。“因为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。我们常说，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。它确实是个宇宙。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。”^②

《夏天过后一切都变了》（*Kesän jälkeen kaikki on toisin*）故事上天入地、纵横宇宙，摘取芬兰青年图书协会设立的托佩柳斯奖（*Topelius-palkinto*）。主人公佩图生理上是女孩，心理上是男孩，小说描述了这个将满18岁的高中生变性前的最后一个夏天——成年后，即可接受变性手术并申请改性别为男。作者西丽·科卢（*Siri Kolu*）以十个章节分别记叙了佩图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与父亲一起十次驾驶滑翔机。九霄云外，亲子畅所欲言、无话不谈，甚至谈论母亲虽然表示理解佩图，但实际表现又言不由衷。在至亲面前，佩图是否可以真的成为自己，而非出生时的被冠以女名的佩特拉？在家里，是否有天上的辽阔与自由的空气？北欧青少年文学的触角已经探到一些特殊命题的深处，成长的代价召唤的依然是每个家庭都赖以生息的爱与智慧。

芬兰最重要的文学奖芬兰文学奖（*Finlandia Award*）2016年的获奖作品是诗人尤卡·维基莱（*Jukka Viikilä*）创作的第一部小说《恩格尔的城市水彩画》（*Akvarelleja Engelin kaupungista*），主人公为19世纪早期德国建筑师卡尔·路德维希·恩格尔（*Carl Ludvig Engel*），却并不浓妆其设计的赫尔辛基重建工程，而是参考恩格尔曾写给德国友人的信件史料，以日记体淡抹他携家眷来异乡生活和工作的内心图景，比如他对妻子的复杂情感，以及在妻子身后难解的心理：“现在她已

① 迈克·克朗：《文化地理学》，杨淑华、宋慧敏译，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43页。

② 加斯东·巴什拉：《空间的诗学》，张逸婧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页。

经死了。无论怎么爱她都没用了。如果她还活着，也不会有什么不同。这样她又要死了。”^①而身为70后的赫尔辛基作家，维基莱则称会将奖金如数交给自己的妻子。当这部芬兰畅销榜冠军的读者再置身于赫城中心的议会广场，面临的白教堂、政府宫与赫尔辛基大学主楼三件建筑杰作，应是辉映着《恩格的城市水彩画》中剔透的诗意语言，脉脉吐露建筑家的游子襟怀。

另一位游子不仅关注自己的家庭，还将目光投向了我们的家庭。旅居北京的芬兰记者玛丽·曼尼宁凭借《一孩国家》（*Yhden lapsen kansa*）获得了芬兰文学奖最佳纪实文学（Tieto-Finlandia Award）。该书结合作者在中国的生活经历，以及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报道，讲述在中国实行了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。曼尼宁在获奖感言中说：“在我4年前来中国做记者的时候，中国官方问我计划写关于中国的哪些方面？我的回答是，我要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，他们的欢喜、悲伤和他们的思索。我希望芬兰的读者也能够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不同。”——她推崇的“有爱文学”，可以呼应这条消息：2016年，芬兰在“无国界记者”组织评定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连续第七年排名第一。

提到全球各类美好榜单，如教育程度最好、文化素养最高、性别最平等，北欧五国都名列前茅。尤其重磅的联合国公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，北欧总占取前十名中半壁江山。北欧人民为什么幸福？因为不幸福的北欧人都已经自杀了。这句顽笑话代表了北欧与幸福指数不成正比的自杀率。丹麦驻华大使馆曾公布数据：每12个丹麦人中就有1个服用抗抑郁药。北欧五国福利体系之完善惹人艳羡，为何还有那么多人放着好日子不过？大数据表明一个主要原因是，高纬度地区漫长冬天的暗黑黑与漫长夏季的明晃晃——极夜与极昼，光照的匮乏与过度，都对人的睡眠、昼夜节律产生影响，从而干扰血清素和褪黑素的

^① 转引自李颖：《2016年芬兰文学概览》，金莉、王丽亚主编：《外国文学通览：2016》，北京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76页。

代谢，进而造成体内平衡的紊乱，最终导致季节性情感障碍，甚至抑郁症这种“生理-心理-社会”的复杂疾病。

天黑，天冷，心孤独，回归红泥小火炉——这大概是家庭题材兴盛于北欧的原因之一。亚力西斯·德·托克维尔发现“将每个公民置于一种与绝大多数的同伴孤立开来，并令他回退到朋友与家人的小圈子里去”^①；而文章憎命达——北欧人也许“命达”，但处世寡淡，心路坎坷——和平时空下，心较比干多一窍的爱、恨、痛、快升腾，炼制出北欧社会图景的独特、文学趣味的别致。斩获2016欧洲电影奖最佳喜剧片、最佳男演员的电影《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》，讲的就是自杀的故事。这个叫欧维的男人，他的妈妈、爸爸、太太一一去了天堂，而他在59岁连工作也失去了。这个家不成家的故事揭示了北欧自杀率的另一重因素。

瑞典是世界上独居比例最高的国家，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独居比例高达60%；独居人口排在前4位的国家分别是瑞典、挪威、芬兰和丹麦，在这些北欧国家，40%—45%的住户是独居者。纽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艾里克·克里南伯格的《单身社会》解释了一些原因：一是个人主义的兴起；二是女性地位的提升，女人不再依附于男性；三是通讯方式的变革，社交更为方便；四是大规模城市化，使独居人群都能找到自己的团队和归属；五是人类寿命大幅度延长，独居老人日益增多。“思乡首先要求我能构想一个家，对这个家我是确定的或者可以详细描述它；其次，我知道我没有家。……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介于形式认同和生活认同、反思性认同和具体化认同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。”^②

不过作者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（Fredrik Backman）可非独居老人，而是生于1981年，有两个孩子。30岁为瑞典杂志《咖啡馆》做自由撰稿人时，他同事在《咖啡馆》网站上发表博文，写一个名叫欧维的男人在美术馆买门票而勃然大怒，直到其妻子出面阻止。巴克曼的妻

① 艾里克·克里南伯格：《单身社会》，沈开喜译，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1页。

② Keith Tester, *The Life and Times of Post-modernity* (London: Routledge, 1993), p. 66.

子说：“这就是你的生活！你的音量总在 1 或者 11——永远不会取中间值。”由此，巴克曼获得灵感，开始在博客上书写自己的宠物皮皮鬼和突发事件，标题就是《我是一个叫欧维的男人》——小说开始成型，“他身上有很多我，”巴克曼认同。据 2016 年 10 月 29 日《纽约时报》，他的这本处女作是自《龙纹身女孩》以来最具世界影响力的瑞典小说。同名电影于 2015 年圣诞节上映，再次点燃原著 2016 年的市场，小说已被译成超过 38 种语言。

读这个故事，你会笑，你会哭，会因此想搬到北欧去，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更可爱一些。

——《人物周刊》

巴克曼的第二本小说《外婆的道歉信》（*Min mormor hälsar och säger förlåt*）也是美国亚马逊和《纽约时报》诸多榜单 2016 年的翘楚，在世界各国取得成功——顾名思义，这又是一场围绕老人展开的家庭记忆。

外婆不太擅长在真实世界生活。条条框框太多了。她玩大富翁的时候作弊，在公交车道上驾驶雷诺，从宜家偷黄色购物袋，在机场的行李转盘取行李时从来不站在外等待，上厕所也总是不关门。然而，她却能讲出最精彩的童话故事，因此爱莎原谅了她的大部分性格缺陷。^①

爱上一个人就像搬进一座房子……一开始你会爱上新的一切，陶醉于拥有它的每一个清晨，就好像害怕会有人突然冲进房门指出这是个错误，你根本不该住得那么好。但经年累月房子的外墙开始陈旧，木板七翘八裂，你会因为它本该完美的不完美而渐渐不再那么爱它。然后你渐渐谙熟所有的破绽和瑕疵。天冷的时候，如何避免钥匙卡在锁孔里；哪块地板踩上去的时候容易弯曲；怎么打开一扇橱门又恰好

^① 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：《外婆的道歉信》，孟汇一译，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12页。

可以不让它嘎吱作响。^①

正是这些细小的秘密使家成为家。

六个月前，她去世了。但爱莎还是每天两次走遍所有房间，摸摸暖气片，看她有没有悄悄把它们打开。^②

爱莎坐在外婆的衣橱里，闻起来有外婆的气味，整栋楼都有外婆的气味。外婆的房子很特别，即使时间过去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你仍然不会忘记它的气味……闻上去有那个最疯狂最美好的人的气味。^③

正是家里这些幽微的况味使全球读者抱头大哭。

最后，就让我们回归北欧理事会文学奖（Nordic Council Literature Prize）这个全北欧地区最重要的文学奖，2016年颁给瑞典女作家卡塔琳娜·弗罗斯滕松（Katarina Frostenson）。瑞典文坛2016年表彰与推广的重头戏都是诗歌。这位当今瑞典最具声望的诗人之一，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现任评委会最年轻的成员，凭借最新的一本诗集获奖，诗集名为《歌曲与公式》（*Sånger och former*），从斯德哥尔摩写到明斯克，从茨维塔耶娃写到玛耳绪阿斯……评委会认为，其中“充满了不断的变化，刻画出生活的多面和古怪”。

无论最幸福又最抑郁的北欧如何特立独行，五国又如何面面不同——爱默生以及梭罗这样的超验论者推崇隐居，但这些遁世者最终也都回归了人类社会，而促成隐居的核心观点恰恰是为了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——即使变化无穷，“刻画出生活的多面和古怪”，但恰如黑塞在《山隘》中所言：“世界上所有的川流，到头来都会相遇，北极冰海与尼罗河终会一起转为湿润的云。这古老而又美丽的平衡，平添此刻的神圣之感；对于像我这样的游子而言，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

① 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：《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》，宁蒙译，成都：四川文艺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273页。

② 同上书，第33页。

③ 弗雷德里克·巴克曼：《外婆的道歉信》，孟汇一译，第339页。

路。”我们所熟悉的现代家庭的形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，大概也不会永远地存在下去；即使在当下，恐怕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而当一些大国的笔墨瞩目社会变革的时候，北欧作家却纷纷往平凡的小家庭赶，向日常的生活里奔——夫妻，祖孙，亲子，兄弟；眷爱，嫌隙，犯罪惊悚，传记小说；从发达社会的“集体独居”，到纪实文学关注一孩之家；从乘风腾云或跨生越死关切孩子成长，到浸入寻常巷陌锤炼萃取诗歌，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。



创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创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